

小说

卷下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杨继国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杨继国 主编

小说

卷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小说卷/杨继国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27-03187-X

I. 宁… II. 杨…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宁夏—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363 号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小说卷

杨继国 主编

-
- 责任编辑 李秀琴
封面设计 吴海燕
版面设计 大 伟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2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3187-X/I·830
定 价 113.00 元(全套) 58.00 元(小说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九鹏 男,1973年生。20世纪90年

代开始文学创作。在全国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80余万字。作品三次获省级文学奖。

情人节的两朵玫瑰

早晨刚起床,我的传呼机响了。

一个手机号码跃入我的视线。号码看上去很陌生,我搜寻与此有关的信息,但号码从我生活的档案中很快被挤掉了,这个号码与我无关。我开始考虑今天一天的工作。

父亲昨天收来的抽油烟机还堆放在院子里等我去清洗,我的书稿还在第二十章的最后一段搁置着。

我最近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书名叫《黑风》,小说讲述一个女模特纠缠在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女模特的男人是黑社会老大,情人却是一名刑警。刑警奉命搜集黑社会团伙儿的犯罪证据,刑警是一个摄影高手,他以职业摄影师的身份为女模特拍了写真集,后来被模特公司相中成为该公司的摄影师,在

彼此的欣赏中，刑警与女模特产生了感情。女模特向刑警透露了黑社会犯罪团伙的内幕并把刑警介绍给了黑社会，刑警与黑社会老大假意做起了拜把兄弟。在黑社会之间的一次火并中，刑警机智地救了黑社会老大的性命，他们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刑警得知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后台是一位副市长，就在刑警掌握证据准备揭发这一事实时，黑老大、女模特被人害死，刑警处在被人追杀的危险中。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是光明的，副市长最终得到了法律正义的审判，而提供证据的却是副市长曾经包玩过的一个小姐。我今天正在考虑的就是这个小姐的形象，我从未接触过小姐，也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到底有多么糜烂，只是凭着影视剧里对小姐的描述准备临摹一个。我从小就想当一名作家，从电视上“黑冰”、“黑洞”、“黑眼”时下这些热播的电视剧里受到启发，才决定写这本叫《黑风》的书。

我准备收拾抽油烟机，往店里走的时候，传呼机再次响起，我从兜里拿出传呼机一看，是与刚才一样的号码。

我进屋拨通电话，话筒的一头传来重重的喘息声，是怀疑打错电话的那种局促不安。

我找……一个女孩的声音。女孩迟疑着没敢把话说完，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拨错了电话。喂！你在听吗？女孩继续说。

你应该记得我！咱们见过面的，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上次分手时你没有留下姓名。女孩的声音由于急促而变得有些颤抖。

你是不是找错了！我问。

是这个传呼号呀！女孩说。这是绝望和希望参半的声音，像嫩枝打向水面被浪头轻轻折断。

我的传呼是 5580217，我叫华强，请问你找谁？我有些不悦地问对方。

5580217。女孩重复了一遍。没错,是这个号码。女孩肯定地说。

可我不认识你。我说。

我是那个请你开门的女孩,你忘了吗?女孩的声音清朗起来。

一个叫艾艾的漂亮女孩和电话里的声音很快对上了号,我的确与这个叫艾艾的女孩有过一面之交。

你能来我家里吗?艾艾说。

我说,对不起,今天我很忙。

电话的另一头沉默着,但很快传来轻微的啜泣,像墨汁不小心泼洒在宣纸上慢慢洇渗扩散开来。

这个叫艾艾的女孩哭了,她有话对我说,我却无动于衷,粗糙的生活让我不得不长期无视身边的风景,朋友聚会、生日PARTY或是外出旅游,我都在有意回避着这些与我心情不符的快乐,这有悖我一直崇尚的牛仔精神,我已经变成了一架没有一点生活情趣的机器。

我想见你!艾艾的声音变得喑哑了,忧伤得就像被雨天打落的花瓣飘零在泥泞中,让人忍不住想弯腰捡拾。

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我还摆什么谱呢?我答应了艾艾的请求,放下电话,我骑着自行车朝钢厂的方向驶去。

年前的一段时间,我和相识多年的女友分手了。我的女友生活在另一座城市,我们之间相隔得并不遥远。几个月前,她打电话说她准备跟另一个男人结婚。我想,她一定是在开玩笑,因为我俩已经相恋四年了,我以为她在赌气,就没当回事儿。多年来,我一直在操心着两件事:写书和清洗抽油烟机,前者是我的理想,后者是我的工作,我只有利用晚上写我的那部侦探小说,但

我的年龄在这两件难缠的事情上像发面一样泡大了。我的女友曾经很支持我写这本书,她对我的写作一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在阅读完书稿的第一章后就断言,这部小说以后能给我和她的生活带来转机。可她在一天天的等待中长大,眼看着周围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了孩子,而我的书稿迟迟不能完成,她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陪她吃饭、聊天或是上街闲逛。没有情调的生活对一个女人是没有吸引力的。我和女友的关系也终于在我三十岁那年发生了裂变。我们的争吵像家常便饭一样多起来,争吵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我的书稿还在一拖再拖。当我收到她寄给我的婚柬时,我不敢相信将要发生的事实,我坐上班车赶往女友所在的城市,我用一年的积蓄为她买了一枚钻戒,想以此挽回败局,但她告诉我,一切已成为过去,我们的爱情到此为止。

一个星期后,她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我唯一的一次恋爱宣告结束。

爱情的变故改变了我生活的初衷,我开始抽烟、嗜酒,对清洗抽油烟机的工作心不在焉。我的侦探小说也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慢慢发出了野草的气息。

年三十,当最后一个抽油烟机被人取走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离吃年夜饭时间还早,我想出去走走,我在门上贴了停业三天的通知,换上一身干净的牛仔服走在街区。

大街上,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每个人都怀着明确的目的,他们的脸上露出按捺不住的喜悦。只有我慢悠悠的像个流浪汉。

我顺着中央大道向南走,我要去中央大道最南端的一座废弃的钢厂。钢厂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昨天和今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自从有了钢厂,大批移民从全国各

小说卷

地拥来,他们在这里盖房、修路、生儿育女,形成了现在的移民城市;八十年代中期,钢厂的钢铁还曾经一度出口到国外。五年前,钢厂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辉煌后倒闭了,很快,这个城市的涤纶厂、皮革厂、亚麻厂之类的大厂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也相继下马,厂里的工人在政府门前静坐了几天后又乖乖地回家自谋出路了。我父亲也是从钢厂出来的,但现在靠清洗抽油烟机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钢厂只剩下一堆废弃的厂房,凡是能拆卸的东西都被偷去卖钱了。没事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去那里坐坐,那锈迹斑斑的钢铁和破败的厂房很适合我的心绪。

钢厂的家属院紧挨着钢厂大门的左边。家属楼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由于年久失修,下水渗出墙皮时洇出一块块肮脏的印迹,就像老人斑一样。九十年代,除了给厂里的领导盖了几排小洋楼,钢厂再没有盖过一幢像样的楼房。没有分上住房的工人就住在了上辈人住过的年代更为久远的平房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以开“摩的”、摆夜摊或出租房屋为生。

家属院大门旁边的平房里是一个小卖铺。我朝小卖铺的方向走去。我要在这里买一包香烟。

小卖铺门口站着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穿着低胸内衣,一件黑衣,短裙和长靴把她的大腿勾勒得非常迷人。她的皮肤白皙,有一双含露微醉的美目,浓黑的长发里夹杂着几缕褪去颜色的栗色。我走近她时,女孩向我传递出一个小小问候,我竟被羞得耳赤面红。

女孩具有离堕落仅一步之遥的美丽,像一枝离开给养的玫瑰,带着凋零前的艳泽摇曳着诱人的妩媚。

当我从她身旁走过,她嘴角旋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对我有意思。我当时这样想。

走进小卖铺，货架后面站着一位笑眯眯的上了岁数的胖女人。买烟的时候，胖女人说，小伙子，看到外面那个女人了吗？如果说她的钥匙忘在家里，千万别去搭理她！我问为什么？胖女人说，那是鸡！鸡是小姐，是靠色相出卖肉体的女人，现在这种女人多了去了。

有了胖女人的提醒，我拿着香烟走出小卖铺时再没敢多看路边的那个女孩。

女孩还是叫住了我，她说出了与胖女人一模一样的话：我的钥匙忘在家里，我需要你的帮助。

虽然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这一刻，我对小姐的好奇心远远大于我的心理防御，我想起自己小说中需要的那个小姐形象。这是一个不用花钱就能接触到的小姐，我应该抓紧时间补上人生的这一课。我跟着女孩走进小区。

女孩住在四号楼二单元 101。

门上没有加防盗门，窗户是关着的，钢筋一条条横亘在外面，我推推门，扣得很结实。我伸手试了试窗户外横着的一排钢筋，钢筋有筷子粗细，没我想象的结实。我扒着钢筋，两脚蹬在门框上，钢筋开始变形，最后被我连根从木槽里拽掉，我一根根拽掉了剩余的钢筋，然后用拳头打碎了玻璃，拨开插销从窗户翻进室内。我趁机贪婪地扫视了这个小姐的卧室，虽然是临时居所的摆设，但里面依然散发着女人洁净与清香的气息。

女孩叫艾艾，艾艾说了许多客气话，艾艾留了我的传呼，她说好想请我吃饭，但我没有在她家停留的意思，那个胖女人的话还是起了作用。

那天过后，除了有时想起艾艾美丽，我就把这件事当成了人生众多小插曲中的一个，心中再没有掀起过什么波澜。

这次,当我来到钢厂家属院时,我又禁不住走进了那个小卖铺。

胖女人还在。胖女人正在给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喂牛奶,见到我,胖女人笑嘻嘻地问,要烟?我点点头。你的孙子?我问。胖女人说,是我的孙子,儿子媳妇平时忙,就让我带着。

平时,我就抽两块钱一盒的软“龙泉”,但我知道,小姐不抽两块钱以下的烟,于是,我买了一盒“白沙”,“白沙”要比“龙泉”贵两块五毛钱。

那天,你跟那个女孩进去了?胖女人问我。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她的钥匙的确忘在家里了。我说。

永远不要相信小姐的话!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胖女人说。一到晚上,院子里就会从角角落落走出许多涂脂抹粉露胸露腿的女人,家属院门口停满出租车,都是来接小姐出台的。

没有人管吗?我问。

胖女人撇撇嘴说,居委会和派出所曾经清查过一次,可房东都不配合,谁让小姐给的钱多呢。有的小姐嫌坐台太累,白天就守在家里钓鱼。什么是钓鱼?外行了不是,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小伙子。胖女人说。她们这一招经常用在你们这些好心男人的身上,你想啊,孤男寡女的呆在一起能干什么呢?只要你被小姐勾上床,就会闯进几个男人说你勾引他们的女人,先把你毒打一顿,然后抢走你的钱让你走人!胖女人说。

胖女人的话真刺激,好比在探险途中,即使你知道前方埋着一个陷阱,你也不会停止探索的脚步,反而,玄虚的传言还会激起你更大的好奇心。

告别了胖女人,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进了钢厂家属院。

在艾艾住的单元楼前,我驻足观察周围的动静:院子里,一个戴口罩的老太太拉着两只黑白相间的狗在散步;一个收垃圾

的工人一边往车里铲垃圾，一边把瓶瓶罐罐捡进车把前挂着一个大塑料袋中；一些榆树上挂着干瘪欲坠的叶子，花园里立着几排灰蒙蒙的松树。一切都呈现出冬日的破旧与萧条。

我走进单元楼。我看到被我拽掉钢筋的门窗还保留着原状，窗框周围挂着很多玻璃牙子，像一张大张着的猛兽的嘴。我不明白，这个叫艾艾的小姐忘了换窗户还是因为懒惰，门窗的破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被盗、家庭暴力或是别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里面很静，我敲了门。

一阵趿着拖鞋小跑的声音传来。

门开了，艾艾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丝绵睡衣，披散着头发站在门口，温暖的气流混合着女人的体香扑打我的面颊。艾艾的脸上还残存着明显的睡意。

我等你，可架不住瞌睡，又躺了一会儿。艾艾抱歉地笑笑，嘴角旋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在外面等你！

进来吧！外面多冷呀！说着，不容我回避，艾艾就把我拉进屋里。

红色的窗帘紧掩着，屋内笼罩在一片暗红的情调中，夜晚慵懒的气氛还残存在屋子的角角落落。艾艾的不拘小节和这种暧昧的光线怂恿了我的想象，小姐这个名词就像轻佻的夏风在一丝丝吹去艾艾身上的薄纱，我分明看清她松松垮垮的睡衣里那半裸的乳房，我感到深藏已久的欲念正在破土而出。

但艾艾没有什么挑逗的迹象而是走过去拉开了窗帘，阳光像惊飞的鸟群一样扑棱棱飞进了屋子，我阴暗的心理也一下子豁亮了起来。

今天是个好天气！艾艾转过脸说。我站在艾艾身后机械地附和着，但眼睛还是忍不住放肆地在她身上乱摸。

小说卷

艾艾说,你把我忘了吗?

我说,没有,怎么会呢?

艾艾从茶几下取出口杯给我倒了一杯茶,又从茶几下面翻出一摞报纸递给我。

你先看报纸,我去里屋换衣服。艾艾轻软的话语令我的身体再次沉入欲望的底线。艾艾晃动着腰肢走进卧室,卧室里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我想象着艾艾退下睡衣时向我挤眉弄眼的风骚,淫荡的火苗又一点点燃烧着我的身体,我再也按捺不住,让自己的想象冲进去强暴了艾艾,屋子里弥漫的女人气息像一个隐身的魔鬼一次次丛患着我的邪恶。我呆呆地望着沙发的一角,两眼盈满了泪水。

从幻觉中醒来,我有些懊悔,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为了一个小姐轻易堕落,这就像白面掉进一块污泥里还未来得及洗就被太阳烘干。

反正,她是个小姐!小姐是什么?是抹布,是破鞋,是廉价的商品,是谁都可以花上几个钱任意糟蹋的女人。当这股恶气越来越浓地弥漫于我的周身时,我找了这么一个从愧疚中解脱出来的理由。

客厅的摆设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屋内多了一只三人沙发,茶几也由木制的换上玻璃的。墙上挂了一张长满络腮胡子的男人像,细看,才发现是由两个裸体女人的曲线构成的心理测试图。茶几上有两只一次性水杯,茶水里漂浮着沱黑的茶油,烟灰缸里塞满了长短不一的烟头。

小卖铺里胖女人的忠告让我警觉起来,昨天,这里有过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几个男人正准备以艾艾为诱饵对我实施敲诈?艾艾明知我要来,还穿着睡衣,她一定在等我的反应,如果稍有放纵,就会掉入陷阱;或者,昨晚,这里有过一个嫖客,他们喝茶、

抽烟，在一片疯狂的音乐声中蹦迪或者上床做爱。

我点着一根烟，躁乱的心情在舞蹈了一番后开始退缩防守。我起身到门口，透过“猫眼”向外看，“猫眼”里只有变形的楼梯扶手和一片白花花的光线。

回到沙发上，我拿起一张报纸。报纸是半个月前的，里面的内容陈旧了。报纸三版有一条醒目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残杀三名小姐的恶魔张军今日落网》。一个叫张军的男人做股票赔了钱，就把主意打到了小姐身上，他装扮成老板频频出入歌舞厅，把小姐骗到她们租住的房子里谋财害命。下面配发了一段对社会治安不满意的杂文，提到社会治安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比如，几个夜间回家的女人连续遭抢，还有一个被打成了植物人，某小区连续发生攀阳台盗窃作案等等。这篇文章让我自然联想到这个叫艾艾的小姐，这些小姐每天吃喝玩乐，还要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啊！

一根烟快抽完的时候，艾艾从卧室里出来。

艾艾穿了一身漂洗过多次的牛仔服，打了点眼影，涂了淡淡的口红，头发随意散落着，戴着一个贝雷帽，背着一个轻巧的双肩背包。这样，艾艾看上去就不像个小姐了，倒像一个清纯靓丽的中学生。

走吧！艾艾说。

去哪里？我问。

上街溜达溜达，随便吃点什么，然后去酒吧。

想着父亲在替我清洗抽油烟机，我却要陪一个小小姐上街闲逛，真让我心痛，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只能顺着往下走。

你还有别的事？艾艾问。

我说，没有。

那还等什么呢？说着，艾艾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艾艾亲昵

小说卷

的举动就像面对她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

出门的时候,我和艾艾碰到一个老头,老头提着菜筐,动作缓慢,路过艾艾的房子时停脚朝屋内瞅瞅,严肃的目光射向我和艾艾。艾艾避开老人的目光,快步走出楼道。但老人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就像要从我身上找出一件他家刚刚丢失的东西。我朝老人讨好地笑笑,老人没什么反应,鼻子里还轻蔑地哼了一声。随着这哼,我落荒而逃。

阳光比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更加明媚,已经是二月份了,这个冬天没冷几天就到了末尾,我甚至闻到了空气中裹着的春天将近时的甜味。

为什么不请物业公司的人修窗户呢?走上大道后,我问艾艾。

艾艾说,这是旧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刚才那个老头的儿子懂修理,以前经常来我这借CD听,后来被老头骂了一顿,就不敢再来了。说这话时,艾艾一脸怅然若失的样子。

明天,我让朋友帮你修一下。

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艾艾说。

不费事的,我的朋友跟我关系不错的!

那不是又欠你一个人情了。艾艾说。

今天就一起还了吧!我说。

那好,今天听我的,咱们好好玩玩。艾艾高兴地说。

但我的心被艾艾说出的“好好玩玩”这四个字微微击痛了,就像一个小姑娘的标签再次牢牢实实贴在艾艾的脸上,使她清丽的脸庞看上去又变得轻佻了。

多希望艾艾不是一个小姐啊!看着艾艾,我突然有一种救艾艾于水火的崇高念头。

出了家属院,我们顺着民族街一直朝北走。

北街有一条步行街,步行街是这个城市的商业街,商业街两

边全是超市、酒楼、服装城、大大小小的歌舞厅和酒吧。像艾艾这样的小姐是离不开北街丰富多彩的内容的，小姐们就在这一带坐台、挣钱，然后再大把大把地花钱。

走到步行街的十字路口，空气里飘来甜甜的花香，街头鲜花店的花架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一些花工正坐在地上忙碌地修剪着花叶。几个小女孩捧着花束满街游走，大捧大捧的玫瑰花儿把这个冬日的上午装点得妖娆多情。

这时，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迎着我和艾艾走来。

先生，要花儿吗？小女孩问。

小女孩捧着十几只用锡纸包裹的玫瑰花儿，玫瑰花儿像一个个穿着晚礼服等待男人邀舞的女人，艳丽中透着一分凄清。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街上卖花儿？我问。

今天是情人节呀！女孩的话语里流露出对我孤陋寡闻的一点点嘲笑。

我的脸有些发烫，我用眼角的余光探视着艾艾。艾艾则露出浅浅的微笑，传递出一分像牛奶一样甜美的鼓励。

你不想送儿花给你的朋友吗？扎辫子的小女孩问。

我没有一点给女孩献殷勤的经验，如果顺着女孩的意思，我觉得和艾艾还没到情人份儿上。如果不送，又会让艾艾难堪。

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你就买上九枝吧，九枝代表爱情地久天长！扎辫子小女孩从怀里取出一把由九枝玫瑰扎成的花束递到我手里。

多少钱？艾艾问。

九十九，一枝十块！小女孩说。

算了，我不要！艾艾拉着我要走。

扎辫子的小女孩看上去有些失望但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又像是在讥笑艾艾的小气。

“我要两枝！”我正想把二十块钱递给女孩时被艾艾挡住了。

太贵了！五块钱一枝。艾艾和女孩讨价还价。

扎辫子的小女孩说，今天是情人节！美丽不打折。

艾艾的脸倏地红了，她躲开了我的视线。

我听出了小女孩话里的意思，小女孩对艾艾说，今天是情人节，哪里有让男人买掉价花儿的女人呢？可这话又明明是说给我听的，你的女人再小气，男人就该听之任之吗？我都有些站不住了，我用眼神征求着艾艾的意见。

后面五块钱的多得是！艾艾说完拉着我就要往前走。

好吧！好吧！小女孩不情愿地把花递给我。

我接过玫瑰花儿给小女孩付了钱。

等小女孩走后，我把花儿递给艾艾。情人节快乐！我小声说。

谢谢！艾艾接过鲜花说。

这个令所有女人激动的日子，对我并没有多少触动。近几年，现实的不如意，使我对生活失去了应有的激情，我很少陪女友上街，更别说在情人节买花儿送给她，可我第一次送花儿的对象竟是一个小姐。想到这，我的心里又笼罩着一层不快的阴影。

我开始算计着跟艾艾出来的意义，经过一番梳理，我发现自己虽然轻视着艾艾，但内心还是隐藏上一种期待，那就是她说的四个字“好好玩玩”。究竟玩什么呢？玩一种心情还是某个具体的所指？我的心理就像一只猎犬按照主人的意愿嗅着一个也许根本不存在的目标。

整个上午，艾艾拉着人像拉着一个真正的情人转遍了所有的服装店，在一些形状怪异的服装和背包面前顾盼流连。我很快知道了市面上的一些流行趋势，比如窄长的像帆船一样的尖头鞋，依然畅销的水磨牛仔裤以及并不普及但很招女孩喜欢的印有格瓦拉和雷锋头像的黑色背包。商场里的每一个女孩都兴致

勃勃地搜寻着甚至是角落里的商品，而她们的身后则跟着一个个疲惫的男人，他们手中拿着掉了叶子或被地下室的浊气打蔫即将失去色泽的鲜花。

转完商店，艾艾带我到肯德基吃薯条、炸鸡腿。望着进进出出的人流，我很紧张，如果碰上熟人，我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艾艾身旁放着的那两枝玫瑰揭示着我俩的关系。和一个小姐共进午餐！这是一件多难为情的事情呀！想着想着，我的汗珠都沁出了额头，浑身像有虫在蠕动。

吃过中饭，艾艾领我来到一家名为“情人码头”的酒吧。

“情人码头”的门头贴着树皮延伸出来，形状像一个尖尖的船头，船头挂着两只渔灯。船头上画着男人和女人接吻的卡通漫画，酒吧的门头上挂着“将情人节进行到底”的标语。

我很少来酒吧，也没这个情调。唯一的一次浪漫就是跟女友去一家居民楼下的简易酒吧，那里没有吧台，也没有包厢，只有啤酒和卡拉OK，我们在里面坐了两个小时花了八块钱。即使这样，我的女友也很高兴，只可惜我没有将这种廉价的浪漫维持到底就遭受了失恋。

虽然还是白天，但酒吧里却是夜生活的氛围，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蒙眬的灯光下那些模糊不清的面孔带着模糊的冲动一同兴奋，差不多所有的凳子上都坐上了人，有的凳子上甚至坐了两个人，这些人在碰杯、拥抱或是毫无顾忌地接吻，空气很闷，他们多是一对对情侣，在烛光的摇曳中显得非常暧昧。

吧台空着两张座位，艾艾熟练地跨骑在高脚椅上，和吧台连成一体。

舞池的乐队刚刚休息了一会儿，架子鼓手敲出一阵雨点般的鼓声，鼓声忽然疾泻而来，酒吧里许多歪七扭八的腰就直起

小说卷